从青年到中年的几十年间,除亲朋好友之

"养气"之"气",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作

吃飯的四种境界

民以食为天。人生许多美好 呒交(没有)、饭要吃饱"。这是最

时光,都与饭桌有关。光吃饭,就 惬意,最温馨,不是家人胜似家人

有饭局、聚餐、留饭和蹭饭,四种的饭桌。当然,留饭和被留的,都

言行举止都要如下棋、出牌样, 附近办事, 等下到你家蹭饭。"

天有饭局,烦恼不已,如若从来 等一下去你家蹭饭。""XX,过节我

没有饭局,人前人后似有点失 们来你这儿蹭饭"……留饭是即

落,矮人一截,同一饭局请他不 兴的,蹭饭是预先告知的,某种程

请你,免不了有点酸酸的……聚 度上讲,蹭饭更有十分交情。人说

多为轮流做东,虽没有硬性规 有我的小校友……从他们考上

定,但大家都会自觉轮流埋单,大学到进社会做事,从实习到成

个圈子,每个人都有心维护它: 结婚成家……悠悠时日,少说也

一旦发现有新开的好餐厅,就呼 有十来年,他们互相间也成了朋

朋唤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友,蹭饭团就这样形成了。有时

众人心领。老友聚餐是最开心, 在外面吃,大多在我家里。女儿

特别对我们写作人,聚餐是阅读 不在身边,有他们,我可以随时

正浓,不觉已是吃饭时光,意犹 吃的意思,吃得开心,天下就太

外,接触和交往过的人也不算少了,但能让人长

久记住的,大都是那些知书达理的气质优雅者。

风习气。养气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立德修身

的过程。"养气"当然贵在于"养",而"养"的根

这让我坚信读书界常说的一句话:阅读养气。

形式,四个境界。饭局有如牌局、

棋局,反正是一种比较吃力的吃

饭:除强调正装出席之外,一应

不可任意。但人生充满矛盾,天

餐,又可称聚会,那要宽松多了,

是三五知己好友自发的聚。聚餐

有各种形式,有"蜻蜓吃尾巴",

即各吃各的,西方称AA制;但更

虽说老友不用计较,然为珍惜这

人世百态的窗口之一,是创作素

聚餐的是一个固定圈子,外边人

若想进来,难上加难;道不同,志

不合嘛,勉强挤进来,就成饭局

而不叫聚餐了。由饭局修炼成聚

那味道就大不一样了。

餐叫有缘,由聚餐变形为饭局,

餐形式。上海人家特别习惯留

饭,被留的一定是全家上下都笃

熟的老友,突然来访(旧时没手

机,熟客大都可随意上门),谈兴

蒸一碟腊肠,去弄口熟食店切一

留饭,是更随意更亲密的进

未尽,加副碗筷,临时炒只蛋或 平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经常

材的源泉。

□杨泽文

客酱鸭,家里也趁此添点菜,就

这样热热闹闹吃了,所谓"小菜

有相当交情,有的还是几辈子的。

话打过来:"XX,我正好在你家

"我老婆出门了,今天没人煮饭,

十年修得同船渡, 能随时来蹭饭

是来组稿约稿的编辑小朋友,也

为独当一面的话事人,看着他们

差使他们,方便又热闹,令我们

宅里的平均年龄一下降低了,对

当下年轻人的心态也有所了解。

此外,我所有的电子文本操作和

输出接受,都是由蹭饭团包

菜,何为上海菜?精工细作的家

豆腐皮蛋咸蛋、丝瓜油面筋、干

贝炖蛋、六月黄毛豆子……就是

炎炎夏日蹭饭团的菜单,饭后甜

和谐的"和"就是大家有饭

(据《今晚报》)

品是蹭饭团的事……

常菜就是了:夜开花塞肉、凉拌

--不能白吃饭不干活呀!

我家阿姨煮得一手好上海

笔者这里有个蹭饭团,大都

的,那份交情也是修来的。

蹭饭是事先张扬的,一个电

者、交流者乃至对话者。故而一个真正的阅读 者,从来都不会寂寞的。只要一个阅读者保持 足够的吸收学养之气的能力,其气色自然也就

信阳报

在一个阅读者身上是很少发生的。 回望几十年阅读生活,生出诸多感慨。感 慨之一是自己竟然能面对谋生艰难而始终保 持阅读习惯;感慨之二就是自己竟然放弃太多 本途径就是"学习"。唯有学习,才会让我们不一部经典,我们的面前就会适时有一个引路 却始终没放弃阅读生活;感慨之三是自己能通

能始终保持上佳状态,乃至让人感到其心理年

龄要小于其生理年龄, 未老先衰的不幸之事,

过阅读一直保持身心平衡;感慨之四是自己能 够在别人谈论财富生活时坦然走进书店或躲 进书斋;感慨之五就是自己竟然能生活节俭而 先后购买并收藏了几千册图书……

古人云:"气者,人之根本也"。这说明"气" 对人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指表 现在生理机能上的"气",也指表现在精神层面 上的"气"。这两者并非独立存在相互隔绝,更多 的是具有互通互化而相得益彰的神奇关系。

苏轼在其《和董传留别》一诗中,开头两句 这样写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 华"。其意思就是"虽然衣服粗陋朴素,但学问 深厚、知识渊博,气质自然会高雅光彩"。由此 我们可以作如此理解:通过阅读养气,气盈身 心,自然就会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据《文汇报》)

### 雄心的一半是耐心

□李少春

每一部经典著作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人,这

个人就是写作者。他们在著书为文时,无不释

放出自己的学养之气。曹丕就曾说过"文以气

为主"。由于作者把自己的学养之气注入所写

的文字之中,读者阅读时也就有可能吸收写作

者的学养之气。因此,无论写作者采取什么方

式在其著作中隐退自己,我们都不难感受到他

作为一个智者的真实存在。只要怀着虔诚启开

闲暇读清朝康熙帝"削三藩"这段 历史,细细品味,受益匪浅。"三藩"是 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 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 耿继茂,镇福建。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 强。"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 清初皇室的一块心病。刚刚亲政的康 熙皇帝想一展雄心抱负,下决心对割 据云南的吴三桂下手。但稳重的孝庄 太皇太后却告诫年轻气盛的康熙,撤 藩的时机还不成熟,还要等,正所谓 "雄心的一半是耐心"。康熙听从了孝 庄太皇太后的劝诫,以坚定的决心和 坚韧的耐心,选择好时机下手,最终 经过8年平叛战争,取得"削三藩"的 胜利。

《易经》中有这样一句卦辞:"潜龙 勿用。"其引申的含义是,当自己处于 弱小时,须藏锋守拙,隐忍待机,不可

汉开国皇帝刘邦, 当年借覆灭楚霸王 项羽的余威去攻击匈奴, 认为这样可 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孰料,此时由 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却偏要挑战强 敌,令自己深陷"白登之围",最后险些 成为阶下囚。第一次把中国人的足迹 留在茫茫太空的英雄航天员翟志刚, 曾先后落选"神五"和"神六"的载人发 射,与飞天梦想失之交臂。然而他却毫 不气馁, 而是拿出更加刻苦的劲头训 练,耐心等待时机到来,终于在42岁那 年一飞冲天,成为中国"飞得最高、走 得最快"的人。

的情绪,往往就会跌入失败的深渊。西

做到有耐心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比如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 部,虽然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 也不缺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的抱负,但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往往就 会失去耐心,变得不冷静。不冷静就会 冲动,冲动之后难免会犯错误,使实现 轻举妄动。其实,无论做大事还是小 雄心的道路变得艰难。再比如,有的 事,都要有长久的耐心。一旦陷入急躁 "新官"上任伊始,想踢好头三脚,烧好

会漏洞百出, 进而给以后工作造成被 动……以上种种,都应了一句俗语: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如何能做到遇 事有耐心?我想,冷静的心态和坚定的 信念是至关重要的。冷静能让你对事 物有最理性的认识, 它能帮助你在正 确的时间里作正确的决定:弱小时,告 诫你韬光养晦;强大时,鼓励你乘胜追 击。而坚定的信念能将你所有的力量 集中到一个方向,不会被周围各种各 样的干扰和诱惑所分散。但这个过程 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在看不到结 局的情况下仍然咬紧牙关、站定脚跟, 不到最后,决不言败。就像《士兵突击》 中的主人公许三多,即使天生条件并 不优越,甚至有些笨拙,但就是凭着那 股永不服输的韧劲和执著,在"不抛 弃,不放弃"的信念支撑下,默默工作, 坚韧执著,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三把火。孰料,情况不明,仓促出手就

耐心,是一种坚韧,一种积累,更 是一种信心和勇气。只要我们能对工 作投以热情,对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 和阻碍抱以耐心,脚踏实地,一步一个 脚印,就能架起一座通往成功的桥梁, 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

(据《解放军报》)

### 无所为的下午

□林俊颖

过了午后三点,我们临时起意要 去探访大月山水库。

下昼的东谷,盹在自己的臂弯里,转 黄的马褂木叶子晃动如同微微的鼾声。

笔直高大的乔木阵已经开始拦阻

一切,都是日头的缘故。 十月的晴天清早, 水汽雾岚让那

寒冻特别鲜脆,饱饱地呼吸着,肺叶充 满了洁净感。日照先到东边,即使到了 含鄱口,爬上陡直的犁头尖,远景雾白 迷蒙,傻瓜相机对此没辙。

日色烧炙着乔木,日影淡薄,树下 站一站,不免想起传说中那旁观两翁

弈棋入迷,醒来斧头烂了的樵夫。 东谷别墅群里,中一路到中九路, 俱是一条条坦腹曝日的上坡石阶野草 小路,仿佛荒径,放任日头晒着,晒着,蒸

着温润的湿气,湮灭了人迹。草叶化进土 里成了养分,是自然最强悍的姿态。

我们决定了,如探险队那般拾级

坡路接了盘山车道, 轻易地发现了 废弃的营舍如同废墟, 所有的门形同虚 设,铁栏杆风化锈蚀,墙上有剥落褪色的 标语,没被带走的衣衫还晾在单杠上孤 独地腐烂着,曾经驻扎的军队哪里去了? 发现了浓荫里无人的宅第, 柱石都是湿 滑的青苔, 山坡上的小径果然被杂草藤 蔓吞没,曾经宅第的主人又哪里去了?

依据地图,车道尽头是大月山水 库,必然不是观光景点。乌云密布变天 了。我们又发现了一条登山步道,才走 几步雨便下了, 嘁嘁喳喳打着软的草 叶、硬的岩石,嗤嗤冒出腥味,步道很 快走完,又接上鱼鳞灰的水泥车道,水 库反正就在路尽头,两旁夹峙绿树,我 们如同蚂蚁爬在山的背脊上, 视线里

七成是那沉甸甸的苍茫天空。山路若 天梯倒悬,愈走愈心虚,似乎下一个弯 路,我们即将掉入太虚幻境。

只有在这里,看不见庐山,不知庐 山为何物,游人如我们成了数学的 "点",不占空间,庐山与我们,两两相 忘。千古名山,盛名之累,使它盘桓在 过度开发、拥挤与"进步"的两难,一处 处的景点成了一长串行礼如仪的标准 流程,庐山真面目无所躲藏,再也没有 秘境,没有迷离恍惚。

折返下山,骤来的阵雨适时停了,云 雾吹散,露出一粒咸蛋黄的落日,圆周起 毛。毕竟是十月,白日的光亮一厘一厘地 昏聩,寒气凛凛地锐利了起来,突然飘来 - 阵爆葱蒜的香味,令人精神一振。是在 这样的时刻隐藏了庐山的奥妙。

我们挑了中九路下坡,雨后空气格 外清新, 所有的树木比我们的脊椎还挺 直,准备迎接冬天。我想,庐山可以引用 叶芝的诗:"树叶虽含很多,根柢惟一。青 春岁月虚妄的日子里,阳光中我将叶子 和花招摇;如今,且让我枯萎成真理。"

(据《光明日报》)

# 识得百草雅旬生

只要进入稍微有点规模的 是这样的让人始料不及。 城市, 哪怕是那些新兴的县城, 树木。对于建筑,在我看来,没什 物,都市该是多么单调乏味啊!

现得垂涎三尺,却也是不加掩饰 人,而是代代相传。追光喜阳,有 的秉性,一概不知。我面对它们, 临别时, 朋友给我一个小纸包, 就像面对一群陌生的美人,诚惶 里面可是几十种花的花种。如此 诚恐,小心翼翼。那时候,最怕有 廉价呀! 我忽然悟出这并非廉 人当面向我问起它们。那样一来, 价,而是它们易于落地生根,没 我将和许多人一样的无知。碍于准它们在急着要与人类亲近呢。 面子, 我更不敢向他人请教,那 样,等于暴露自己的无知。

街道上行走着,一种上细下粗 花木有关的诗文"有情芍药含春 的树木让我看了许久,惊叹它 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十几个字就 独特的造型的同时,心下似乎 见芍药和蔷薇的神韵了;"只恐夜 有某种感慨在涌动。久久地发 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写海 呆, 使人有些不解——看什么 棠的;"一自胡尘人汉关,十年伊洛 看得那么入迷呀?我手指着那 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 树,说在看宝塔松。那人笑了, 风看牡丹",这一首应该家喻户晓; 说那不是什么宝塔松,它的学 "池上新晴偶得过,芙蓉寂寞照寒 名叫笔柏。笔柏?闻所未闻,不 波。相看莫厌秋情薄,若在春风怨 过,仔细端详,倒真的像,这样 更多",写芙蓉又非芙蓉。 的笔谁握过,曹雪芹?鲁迅?

眼了,红的、白的、黑的都有。精 根的事物,在用它们全部的生命 通花卉的朋友向我如数家珍般 历程与人对话交流,能够懂得这 说出牡丹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品种交流的人是不俗的。 种。说得眉飞色舞,说得让我不

知不觉对他肃然起敬,这人简直 是深不可测呀,原来知道的竟然

几年前,去一朋友家做客, 都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受。 小小的庭院摆满了好看的花草, 让人眼花缭乱的不是城市怎样 不同的颜色交错在一块,美艳生 繁华,也不是那些奇形怪状的建 动无比,他的居室也因这些花卉 筑,而是那些扮美了城市的花草 而变得高贵起来。我说,这些花 一定相当名贵吧?朋友笑了,摇 么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用金钱 了摇头,他手指一盆色泽鲜艳的 堆筑起来的,兜里无银,什么形 花,告诉我那叫太阳花,颜色大 状、什么风格也没有。那些花草, 约有十几种吧,早晨开花,晚上 有的从未谋面,有的看着眼熟,收缩花瓣,一朵花的生命也只有 就是叫不出名儿来。它们的存 几个小时。朋友还说,那花根本 在,倒是使得原本失血的城市,有 无需花钱买,你只要收拾一下它 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活力,有了怦 结出的细小的种子,放在土中, 然心动的惊艳。如果没有这些植 来年就可以开花。朋友接着说, 看起来常开不败,其实是别的花 面对那些强烈地刺激着我的 在开放,有点像人的生命的循 感官的植物,我的"好色"虽未表 环,生生不息的并不是某一个 了。毕竟陌生的面孔太多,它们姓 阳光就会开放,所以冠名为太阳 甚名谁,何时长叶开花,具有怎样 花。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花了。

如今, 我已识得上百种花木 了。有花必有诗、必有文,受好奇心 一次与一行人在花园般的 的驱使,我搜集到了与我所认识的

赏花品诗,忽而觉得花木中 牡丹盛开的季节,我算是开 也能够找到人生的道理。那些长

(据《广州日报》)

□祝和军

现出了浓厚的超功利特征。

关于泰勒斯,有个故事。据说有一 次,他边走边思考问题,不慎跌倒在水

对此曾有精彩点评:"哲学家如果想赚 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 不客气:"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 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坑里。一个婢女嘲讽地说:"真可笑,你 而求知的精神,演绎出了西方"智"的 辩,而不是著书立说。正因为如此,"智 连身边的事都看不到, 却总是想天上 传统。当然, 古希腊时期也曾经出现过 的事。"后来,他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 以智慧谋求功利的现象,但却没有成 历代哲学家的鄙视,很快被打人了冷 个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 为正统。比如,在古希腊中期,西方历 宫。而纯粹的理智思辨却登上了大雅 的橄榄将获丰收,便事先租赁了当地 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带有明显功利化倾 之堂,不仅打造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形 全部的榨油坊。果不其然,橄榄丰收 向的思潮——智者运动。这里的智者, 而上学传统,而且直接成为近代科学 了。于是,泰勒斯将榨油坊高价出租, 专指那些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并在公 的滥觞。 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亚里士多德 众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他们虽然是

有智慧的人,但却不是爱智慧的人,因 为他们传授智慧的目的是要培养能够 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同时向学 习者收取学费。对他们来说,智慧仅仅 是用来满足功利目的的手段。

即使在学说方面, 智者与古希腊 古希腊的思辨传统,一开始就表 并不在这里。"而黑格尔的评语更是毫 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也迥然相异。智者 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对自然的思辨和对 宇宙本原的思考, 而是对人生和社会 正是这种为思辨而思辨,为求知 的辩论。他们的精力主要用于口头争 者"几乎成了"诡辩"的代名词,遭到了

(据《光明日报》)

### 植物死了叫做"中药"

□风来满袖

有一些植物,活着叫做 "风景",死了叫做"中药"

虽然我们时时与植物相 遇,但我们却往往对它们熟视 无睹,能叫出名字的少得可怜, 更不用说了解它们的属性了。

当你了解了植物的崇高 时,你总能被它们感动。我曾 用平凡的童年记忆过一些熟 悉的朋友——枸杞、杜仲、何 首乌、肿脸草……与它们相 处,你会时刻感觉到自己犹如 在安详的村庄里漫步。

枸杞是农村最普通不过 的植物了,田头、沟边、房前、 屋后都是它栖居的场所。叶子 是青的,果实是红的。秋天到 了,乡亲们便会摘下它们的果 实,晒干后泡茶。

杜仲, 在身边并不多见。 活了二十几年,我只在老中医 出身的远房亲戚家的屋后见 过三棵。遗憾的是,听说它们 后来被上门收药材的药贩子 连枝带叶折腾得奄奄一息。 何首乌是一种映绿了我童

屋居多,何首乌的藤几乎爬满 了每一座土屋的后墙, 夏天长

得绿油油的。后来,小伙伴们听 说它的根可以卖钱, 何首乌的 世界便不再安宁——商业给一 些植物带来了灭顶之灾!

肿脸草,在我的村庄里比 枸杞还常见,它是一种生命力 极强的野生植物。从小打猪草 时,常常见到它们争先恐后地 占满整个干涸的河床。要是它 们的茎被折断,便会冒出一股 白色的浆汁。据说这种浆汁抹 到脸上,脸就会肿起来,所以 乡亲们都管它叫"肿脸草"。

我们一直自以为生活在 一个信息化的世界里,其实不 然——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 了!平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都那么困难,我们对自己身边 的植物又能了解多少呢?

从前,我一直梦想自己能 成为一只鸟儿,因为翅膀而拥 有天空。现在,我只想做一株 普通的植物了,在方寸之地迎 接四季。

阳光下的安详、夜色里的 静谧、微风前的曼舞……植物 的每一种状态都是有内涵的。 是它们的柔和本分和不事张 年的植物。小时候,村庄里以土 扬,时刻提醒着我——做人要 像植物一样。

(据《广州日报》)

雅意到哪里去了?以流氓手段

对付流氓,好,解气,只是夜半

扪心回想, 自身角色摆哪里?

也是流氓泼皮?读书人若与他

人有不同,无他,书也,非俗

也。除了那些丧尽天良、底线

低得一点人伦也没的事,其他

不平事,读过书的人,是可以

以书作底,乐而不淫,哀而不

伤,怨而不怒的,读了书的人,

同道也交往过,很多大家,我

佩服得不得了, 其知人论世,

明心见性,钻探人心与尘世之

深,让我自卑而惭愧,读其文,

其意深刻,其情深切,其言呢,

也深雅,真佩服他;有些成家

者呢,立意也是高远,立场也

太狠。设若我是挨批评的,设

若我也是做错了,但听了其恶

骂,我估计也将心火熊熊烧,

先不想改,倒想跟他拼了命再

说。自然,这态度是错上加错, 只是我忍不住, 犯了错的人,

就不能有一点尊严,非得让人

泼大粪?一样是骂,在怎么表

有人因为期盼可以直言

在话语江湖混迹,与很多

可以不自降与泼皮同档次。

### 牢骚也分档次

当年我读《增广贤文》,读 得其中有两句, 拊掌激赏,句 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 木易为春。"这两句诗与范仲淹 有关,不是范仲淹写的,是范仲 淹助产的。其时,范仲淹在杭州 为政,当的是一把手,某次提拔 干部,红头文件发下来,有人欢 喜有人愁,其中有位暗恨者叫 苏麟,"范文正镇钱塘,兵官皆 被荐,独巡检苏麟不与"。

这种用人方式,碰到今天 的网友,吐唾沫可再造一个西 湖。局内人苏麟呢?其时苏麟 被范仲淹外派, 在外地做巡 检,很少在范仲淹眼前晃。提 拔干部时, 范仲淹将他给忘 了,苏麟心情自可推想。苏麟 特是正确,只是那出语甚恶, 于是写了一首诗, 其中两句, 就是近水楼台与向阳花木。满 心皆怨愤,出语却诗意盎然,一 腔牢骚,以一首诗抒发,也表了 情也达了意,尽显读书人功底。 据说,范仲淹读了这诗,深感 惭愧,赶紧自查自纠,"即荐 之"——将苏麟给提拔上来。

批评界曾有一句宣言:对 达上,却最见读书与没读书。 付流氓要以流氓手段。话语甚 是快意,与愤青通了心意,深的环境,宣言曰"直言,直言, 合发帖者款曲,很多人正是按 让曲笔见鬼去",与此相较,我 此操作的,人间每有不平事, 倒更愿意响应另一呼吁:全社 都是剀切发论,破嘴撕唇,相 会都恢复说理的风气。士林可 骂没好口。只恨话语不猛恶, 以也应该开风气之先,富有文 国骂省骂,村骂街骂,脱掉裤 化者,哪能跟俗官恶吏一般见 子大骂漫骂。君若有兴趣,往 识? 与一般街头男与村头女, 大论坛瞧去,三五几刻,可拾 也当高蹈几个台阶吧。促时代 得恶骂几箩筐。若君更有兴 向上走,乃士人之责,有话好 趣,将骂语集为集子,分湘方 好说,不能什么都是恶语相 言、粤方言、东北方言等风格 加,表达情绪与意见,多一些 各异的八九大方言区骂语,各 文化含量,总是应该的吧。像 成一辑,可以出版砖头般厚的 苏麟向范仲淹提意见,以诗的 巨著,即或是温婉的吴侬软语 形式表达,发牢骚也显出档 吧,现在也是硬呛得很了。

快意是相当快意了,话语

次,确是大好。 (据《文汇报》)

## 有些日子没听老爸唱歌了

□陈娉舒

据说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西方父亲节, 这两天一直提醒自己,得给爸妈打个电话了。 平时通电话就很少,每次打去电话又多是老 听到老爸说话了。

老爸如今真是如假包换的老爸,80岁的 算得上一对,老爸生我的年纪,在他那个年 代,往极端一点说,当爷爷外公不是没可能。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爸爸所占的篇幅其 实不多。我出生后的最初那几年,爸爸总也不 在家,很偶尔才会突然露一面,然后我又不知 爱的姑娘,和可爱的灯光……"录音机里放着 道他去了哪儿。爸爸为什么不在家?他们说, 他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所谓"漏网右派";后 来他们又说,他被办了"学习班"。什么是"学 习班",我不懂。关于爸爸的记忆,印象最深是 那一次,好像那时我两三岁,好像是我妈带着 来珍贵的信。小伙儿心里多高兴,变得更坚 这么多年,翻唱这些老歌的歌唱家、歌手多得 我,去爸爸所在的"学习班"。隔着非常小非常 强。狠狠打击侵略者,战斗更勇敢。为了可爱 数不清,可直到现在,一唱到这些歌,从歌词 小的小铁窗,他们说着话,我爸不能出来,我的祖国,和亲爱的灯光。" 们不能进去。那时的我,好像也并不很想到窗

跟一群小伙伴玩,我对窗户里的那个爸爸,没 何不想她》,有《渔光曲》,有《星星索》,有《何 了。走了好几步路,我回头看,爸爸还站窗户 后边老远地看着我们。

我10岁,爸爸被"落实政策",全家搬到广 起生活的爸爸了。

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战士看见,在那 姑娘的窗前,还闪耀着灯光。前线光荣的大家 庭,迎接着青年。到处都是同志,到处是朋友。 把节拍唱错了,这边爸爸的和声一跟进,嘿, 是就是老爸当初的那句肯定? 可是他总也忘不了,那熟悉的街道,那儿有亲 好听极了。 苏小明的歌,爸妈如果心情不错,会小声地跟 着唱。爸爸是标准的男中音,而妈妈在她很年 轻的时候是剧团里唱小生的,爸妈的音色、音 高听上去倒也挺协调,"远方可爱的姑娘,寄

爸妈在家低声哼唱过的歌, 很多我现在 户里头的小屋子去见我爸,相反,我着急回去 已记不得歌名,依稀还有印象的,有《教我如 会在客厅即兴来一小段交谊舞,即便我们谁

有什么感觉。大人说完话,我们就离开爸爸 日君再来》,而更多的,是前苏联歌曲,《红莓 的《深深的海洋》……女声小合唱《共青团员 之歌》唱起来,长短句来回穿插,"听吧战斗的 妈接的。这么一路过下来,竟然有很长日子没 州,那个小窗户里的爸爸,成了跟我们天天一 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那 那时,家里有苏小明的歌带,"有个年轻 妈妈带头一唱,得,比我利落多了。而《海港之 几个,妹妹唱得最好!哈哈你别说,打从那天 人了。咱国要论晚婚晚育模范,老爸老妈绝对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夜》是一首男声小合唱,"唱啊,朋友们,明晨起,我家就没人质疑过爸爸的这个结论。现在

> 《小路》、《山楂树》等,全成了我的童年最爱。 到节拍,我最熟的,还是"苏小明版"。

发老船长,快来同我们一起唱……"眼看我又

那时的老爸,心情大好时,不光唱歌,还 回来。这一刻很幸福。

也不陪他跳, 他那几步舞步还跟比赛似的完 成得一丝不苟。多年以后我才听亲友说,其实 在爸爸更年轻的时候, 不光舞跳得好歌唱得 棒,乐器他也会玩好几样。可惜,"文革"开始 后,再没人见过爸爸玩它们了。而像"文革"后 期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 能见到老爸兴之所 至哼哼小曲,这就不错啦。

在唱歌这件事上,除学校里的音乐老师, 花儿开》、《山楂树》、《苏丽珂》,还有南斯拉夫 最早给我表扬的家里人,就是老爸。家里经常 放各种歌带,姐姐、哥哥和我自然少不了边学 唱边斗嘴。有一次我们仨又开始"你跑调啦!" "你五音不全!"诸如此类互相抢白着对方,就 时,我一唱这歌就容易舌头打架倒不过来气, 听爸爸突然很认真地对大家说:别争了,你们 要起航,驶向雾蒙蒙大海洋。唱啊唱得欢,白 我有时往回一想:小学、中学、大学,走哪儿我 都一副想唱就唱的傻呵呵做派,"祸根"是不 写这些字的时候,我真切地意识到,确实

《共青团员之歌》唱不过我妈,《海港之 是有些日子没听到老爸的声音,更有些日子 夜》和《三套车》又唱不过我爸,我只好"主攻" 没听到老爸唱歌了。因为他们,我的老爸老 苏小明了。苏小明在那些年灌录的磁带还真 妈,我才知道了那么多美丽的前苏联歌曲;因 不少,里头的前苏联歌曲,除了《灯光》,还有 为那些老歌,我们全家,才能在那个物质贫乏 的年代里努力做着快乐的精神富翁。在网上, 我重新找到了苏小明的这首《灯光》,在台灯 下,边听,边唱。童年时跟着爸妈哼唱前苏联 歌曲的那些场景,一个一个地从记忆里走了 (据《中国青年报》)